

当代西方 叙事理论新进展

孔海龙 杨丽 /著



New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y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5YJC752013）

当代西方 叙事理论新进展

孔海龙 杨丽 /著



New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Contemporary Narrative Theory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 / 孔海龙, 杨丽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41 - 7628 - 5

I. ①当… II. ①孔… ②杨… III. ①叙述学 - 研究 -
西方国家 - 现代 IV. ①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7340 号

责任编辑: 凌 敏

责任校对: 杨晓莹

责任印制: 李 鹏

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

孔海龙 杨 丽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教材分社电话: 010 - 88191343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箱: lingmin@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6 印张 280000 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628 - 5 定价: 4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esp.com.cn)

前　　言

当今叙事理论的发展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不断再版重印；另一方面，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在不断拓展自身研究的同时，也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经典叙事学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为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发展与建构提供概念上的支撑。本书从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多重视角对经典叙事学中的五个核心概念——叙事、叙事性、时间、空间和情节进行反观和重思。通过并置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对上述五个核心概念的不同阐释视角，我们旨在勾勒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勾勒出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对话和争鸣，从而为了解当代叙事理论新进展打开一扇新窗口。在重观经典叙事学的五个核心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叙事理论中存在的六个转向：叙事转向、认知转向、伦理转向、意识形态转向、时间转向和空间转向。

叙事转向包含了非自然转向和跨媒介转向双重悖论式的涡流，对应于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非自然叙事理论和跨媒介叙事理论两个分支；认知转向对应于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认知叙事理论；伦理转向对应于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修辞叙事理论；意识形态转向对应于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时间转向和空间转向则是贯穿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两条宏观主线。上述六个转向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交叉融合的动态关系。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用上述六个具体的转向将后经典叙事理论的五个分支——认知叙事理论、修辞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非自然叙事理论和跨媒介叙事理论与经典叙事学中的五个核心概念——叙事、叙事性、时间、空间和情节很好地串联起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当代叙事理论新进展的“认知绘图”。在系统描述后经典叙事理论对经典叙事学中的上述五个核心概念如何继承与超越、修正与拓展、挑战与颠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的五个发展趋势：

第一，从方法上讲，叙事性、时间、空间以及进程研究均出现了量化与质

化相结合的方法。曼尼专门用计算的方法来标示叙事文本内的时问，同时还追踪叙事进程的读者动力层面，即读者对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在不同时间内所作出的判断的变化过程。图伦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来研究短篇小说中的叙事进程。赫尔曼用语料库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叙事作品中的“空间化”过程。

第二，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之间出现了“批判性争鸣”：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为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提供了不同的参照视角。不同学派的叙事理论家就经典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展开各自立场的辩护与争鸣，并开始出现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就叙事理论中的空间而言，赫尔曼强调“空间化”在读者重构叙事空间的思维模式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修辞叙事学家和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则坚持使用场景，前者强调场景与故事内的人物一样，具有模仿、主题和虚构三重功能；后者突出性别化的场景在文本中的作用。非自然叙事学家则偏爱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不可能空间”的表现形式与作用。场景只是叙事空间的一个层面，描述也只是空间呈现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哪个流派，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认知叙事学家提出的故事世界或叙事世界概念。

第三，叙事理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旋涡式的悖论中：一方面，叙事理论的跨媒介、跨学科拓展使一切皆成叙事，陷入了泛化叙事的旋涡中；另一方面，叙事学内部坚持以文学叙事为分析对象，坚持文学叙事分析的艺术性、审美性、论理性等多重纬度，始终保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第四，随着当代叙事理论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以单个类别或以工具为主题的叙事理论，包括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余杰的开端叙事学，图伦、赫尔曼所倡导的语料库叙事学和佩奇所倡导的电子叙事学等。

第五，叙事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在已有的理论模式基础上的不断创新和拓展。费伦的叙事进程理论是对经典叙事学中的情节观的拓展与超越；申丹的隐性进程理论则是在费伦叙事进程理论基础之上的更深层次的革新和超越。这些新的理论模式为我们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敦促我们不断对这些核心概念进行反观与重思，为叙事理论和叙事批评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机遇。

当然，本书还存在许多尚需深入挖掘之处。本书讨论的经典叙事学的概念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而经典叙事学中的人物、视角、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等都需要用后经典叙事理论的视角进行反观和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一本“尚未写完的”书。

另外，本书旨在为读者呈现一幅当代西方叙事理论的“认知地图”，但我们需要还有一种本土意识。我们在为国内叙事研究搭建一个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也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将国内的叙事理论发展现状推向国际，在叙事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个平等的舞台上展开对话和交流、沟通与合作。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杨丽撰写了第一章、第三章和参考文献的内容；孔海龙撰写了前言、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的内容。两人合作撰写了全书第五章的内容。全书统稿由孔海龙负责。由于著者学术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与遗漏在所难免，恳请方家学者不吝赐教。谨在此深表谢意。

孔海龙 杨 丽

2016 年 8 月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 | (1) |
| 第二章 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理论概述 | (12) |
| 第一节 认知叙事理论概述 | (13) |
| 第二节 修辞叙事理论概述 | (22)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概述 | (33) |
| 第四节 非自然叙事理论概述 | (40) |
| 第五节 跨媒介叙事理论概述 | (49) |
| 第三章 当代叙事理论中的叙事与叙事性 | (60) |
| 第一节 经典叙事学中的叙事与叙事性 | (61) |
| 第二节 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叙事与叙事性 | (74) |
| 第四章 当代叙事理论中的时间 | (95) |
| 第一节 经典叙事学中的时间 | (97) |
| 第二节 时态、叙事与时间哲学 | (100) |
| 第三节 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时间 | (105) |
| 第四节 叙事时间的量化计算方法 | (115) |
| 第五章 当代叙事理论中的空间 | (119) |
| 第一节 重观经典叙事学中的空间 | (119) |
| 第二节 认知叙事空间评析 | (128) |
| 第三节 修辞叙事空间略论 | (141) |
| 第四节 女性主义叙事空间评介 | (148) |
| 第五节 非自然叙事空间评介 | (161) |
| 第六节 跨媒介叙事空间评析 | (175) |

| | |
|-----------------------|---------|
| 第六章 当代叙事理论中的进程 | (189) |
| 第一节 费伦的叙事进程观 | (191) |
| 第二节 叙事进程的量化计算方法 | (202) |
| 第三节 申丹的隐性进程理论 | (206) |
| 结语 | (223) |
| 参考文献 | (233) |
| 后记 | (246) |

第一章 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

当今叙事理论的发展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不断地再版重印，关于叙事理论分析的著作也层出不穷，一些经典叙事学的单个或多个概念也成了学者们所关注的对象。同时，叙事理论家还将叙事理论用于解读具体的国别小说。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的《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一书已发行至第三版，以色列的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已发行至第二版，德国的纽曼与纽宁于2008年合著了《叙事虚构作品研究导论》。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了科韩恩与谢瑞思合著的《叙事虚构作品的理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瑞格力·克里的《叙事与叙述者》一书。梅森特用叙事理论赋予美国小说一些新的解读视角。不仅如此，叙事学界还出现了学者们所称的建构“批判叙事学”的批评论文集。另一方面，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与流派之间出现了“批判性对话与争鸣”，呈现出“整合与持续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里的“经典叙事学”一般是指20世纪60~80年代初的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由赫尔曼提出，具体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西方产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各种跨学科流派。

实际上，“叙事学”这一术语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些叙事学家采用“叙事学”的广义用法，从而使“叙事学”和“叙事理论”可以大致互换。还有一些叙事学家采用“叙事学”的狭义用法，将“叙事学”视为叙事理论的一支。这一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法国，主要受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一般来说，“叙事理论”的范畴超出了“叙事学”。例如费伦和拉宾诺维茨主编的《叙事理论指南》、申丹、韩加明和王丽亚合著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赫尔曼等人主编的《劳特里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弗雷德里克·阿尔德玛主编的《分析世界小说：叙事理论的新视野》、赫尔曼等人合著的《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判性争鸣》、科瑞斯特尔·约翰逊等人主编的《叙事理论之有争议的核心概念》、沃霍尔和兰瑟主编的《解放

了的叙事理论》以及玛丽·哈特维拉等人编写的、由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叙事理论、文学和新媒介》都超出了（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畴。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本书在讨论后经典叙事学的各个分支时采用“叙事理论”的提法，而在探讨经典叙事学时依旧采用“叙事学”这一提法。至于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前者的发展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还为后者提供了概念上的支撑。因为经典叙事学本身摒弃了对科学性、客观性的盲目追求，充分意识到早期的叙事语法的局限性，对叙事结构的“历史性”也有清醒的认识。同时，经典叙事学现有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模式中存在各种混乱和问题，有的一直未得到重视和解决。正因如此，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理论之间不是截然对立，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

赫尔曼呼吁将“认知工具融入叙事学”，研究“故事阐释者如何在有或没有明显的文本提示的指引下，能够激活相关的知识类型”，探究“叙事如何通过其形式以及主题偏爱某些世界模型”^①。后经典叙事理论存在媒介与方法两个层面：就媒介而言，后经典叙事理论超越文学叙事，促成了电子叙事、音乐叙事、绘画叙事、法律叙事等非文学叙事研究的繁荣。就方法而言，后经典叙事理论超越索绪尔的语言学范畴，促成了认知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修辞叙事理论、非自然叙事理论、跨媒介叙事理论等分支的迅猛发展。也就是说，后经典叙事理论不是一元的理论流派，而是繁杂的批评画框，是上述各个分支的杂合。在尚必武采访戴维·赫尔曼的过程中，赫尔曼认为后经典叙事理论第一个阶段的一大成就是将新概念与方法融合在叙事探究领域内。而当今叙事研究略显不足的是探究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促成各个分支之间的进一步对话。对此，赫尔曼建议并置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对叙事理论核心概念（如时间、空间、叙事、叙事性、人物、视角等）的描述，对比不同描述之间的重叠与非重叠之处，探究这些非重叠之处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互补，进而描绘出各个分支之间的互动关系。^②

关于后经典叙事理论两个阶段的论述也体现在艾贝尔与弗鲁德尼克合编的《后经典叙事理论：方法与分析》一书中。依照此书观点，赫尔曼的《作为复数的叙事学》代表后经典叙事理论的第一个阶段，而《后经典叙事学：方法

^① Herman, David. Scripts, Sequences, and Stories: Elements of a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J]. *PMLA*, 1997, 112 (5): 1059.

^② 尚必武. 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 [J]. 外国文学, 2009, (5): 99.

与分析》一书则标志着后经典叙事理论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多重性、跨学科性以及跨媒介性；第二阶段的特点则是整合与进一步多元化。在此阶段，我们需要解决不同后经典叙事理论之间如何重叠与相互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成为赫尔曼等人合著的《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判性争鸣》一书的核心任务。

概括来说，后经典叙事理论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的文学、文字叙事范畴，日渐走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范式的语境化、动态化，在当下叙事理论研究领域势头强劲、引领风骚。同时，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崛起也引发一定的误解与问题。例如，后经典叙事理论不等于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后者拒绝认可叙事的阐释规律，试图以叙事文本的复杂性与意义死角来颠覆叙事结构的稳定性，过于强调叙事的不确定性，常以去叙述和反叙事学的姿态自居。^①

尚必武指出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之间在未来除了进一步加强对话之外，还应深化三个方面的交流：一是不同地区与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为了实现“叙事理论中的跨国别转向”，我们需要更多的跨界对话，超越方法、学科、叙事传统、地区以及国家的界限。二是同一分支内的叙事学家之间也应展开更多对话与交流。例如，非自然叙事学家们在非自然的本质问题理解上就需要深入对话与交流。修辞叙事理论学家在对情节和进程的理解上也需要深入对话与交流。只有开放的对话与交流才能使叙事理论学科保持理论和阐释层面的不断创新。三是就理论－实践而言，叙事研究者如能运用同一文本阐释各自的理论方法将更加有益。

这些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为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提供了多重视角。申丹在为《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中译本所写的《总序》中也指出后现代叙事理论的重要旨趣之一在于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概念，进而使“顽题”得以“新解”。赫尔曼也指出，对经典叙事学相关概念的重新审视并非表明经典叙事学家在这些概念上产生了严重的偏误性理解，“相反，在一定限度内，这些经典叙事学家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因为他们建构的概念模型在应用方面的局限性，现在需要被重新探讨和描述”^②。

^① 尚必武. 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1.

^② Herman, David. *Story Logic: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92.

赫尔曼在《叙事的基本要件》中也指出叙事理论的三个主要发展趋势:^①一是要继续探究早期叙事理论家业已发现的叙事层面，包括叙述与情节、时间与空间、人物、对话和思维呈现、视角或聚焦等，进而拓展并且修正俄国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以及英美小说理论家们的重要作品中所列出的核心概念。这也是本书所坚持的一个方向。二是要拓展所研究的故事语料范围，探究不同故事讲述媒介的局限和优势。赫尔曼、莱恩等叙事理论家们所提出的跨媒介叙事理论便是这一发展趋势很好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种发展趋势融合了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旨在发现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未能想到的一些新的前沿研究。马格林从多个层面对人物的研究便是这一趋势很好的例子。

《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一书旨在以经典叙事学中的五个核心概念：叙事、叙事性、时间、空间以及进程（情节）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梳理五个后经典叙事理论分支如何对上述核心概念进行继承与超越、修正与拓展、挑战与颠覆，指出当代西方叙事理论新进展的五个方面。

第一，从方法上讲，叙事性、时间、空间以及进程研究出现了量化计算与质化研究的结合。曼尼专门用计算的方法来标示叙事文本（短篇故事）内的时间，追踪叙事进程的读者动力层面，即读者对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在不同时间内所作出的判断的变化过程。图伦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来研究短篇小说中的“叙事进程”。赫尔曼用语料库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叙事作品中的“空间化”过程。

第二，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之间出现了批判性争鸣：后经典叙事理论各个分支为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提供了不同的参照视角。不同学派的叙事理论家就经典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展开各自立场的辩护与争鸣，并开始出现不同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例如，就叙事理论中的空间而言，赫尔曼强调“空间化”在读者重构叙事空间的思维模式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修辞叙事学家和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则坚持使用“场景”，前者强调场景与故事内的人物一样，具有模仿、主题和虚构三重功能，后者突出性别化的场景在文本中的作用；非自然叙事学家则偏爱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不可能空间”的表现形式与作用。实际上，“场景”只是叙事空间的一个层面，“描述”也只是空间呈现的一种方式。但无论是哪个流派，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认知

^① Herman, David. *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 [M].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09: 31–32.

叙事学家提出的“故事世界”或“叙事世界”概念。

第三，叙事理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旋涡式”的悖论中：一方面，叙事理论的跨媒介、跨学科拓展使一切皆成叙事，陷入了“泛化叙事”的旋涡中；另一方面，叙事学内部坚持将文学叙事为分析对象，坚持文学叙事分析的艺术性、审美性、论理性等多重维度，始终保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第四，随着当代叙事理论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以单个类别或以工具为主题的叙事理论。例如，龙迪勇的“空间叙事研究”，余杰的“开端叙事学”，图伦、赫尔曼所倡导的“语料库叙事学”以及佩奇所倡导的“电子叙事学”等。

第五，叙事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在已有的理论模式基础上的不断创新和拓展。例如，费伦的“叙事进程”理论是对经典叙事学中的情节观的拓展与超越；申丹的“隐性进程”理论则是在费伦“叙事进程”理论基础之上的更深层次的革新和超越。这些新的理论模式为我们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中的核心概念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敦促我们不断对这些核心概念进行反观与重思，为叙事理论和叙事批评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机遇。

理查德森在 21 世纪新千年之际就曾对叙事研究的趋势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在过去的十年间，叙事研究变得如此多元化和泛化，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出现了叙事理论和分析的复兴。尽管我们很难预测叙事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但叙事理论发展的复杂程度和深入程度已经达到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的层次。^① 如今，十六年过去了，叙事理论的复兴势头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持续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语境中融合的势头。叙事理论领域内出现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无疑离不开文学和文化理论内影响深远的几次重要的变革或转向。这些文化转向包括历史转向、人类学转向、伦理转向以及叙事转向等。这些不同的转向共同促成了现实的叙事建构。^② 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转向之外，叙事理论还出现了时间转向、空间转向、意识形态转向和认知转向。

由于本书的核心任务是从后经典叙事理论的五个视角（认知叙事理论、修辞叙事理论、女性主义叙事理论、非自然叙事理论和跨媒介叙事理论）重

^① Richardson, Brian. 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 of Narrative Theory [J]. *Style*, 2000, 34 (2): 168, 174.

^② Nünning, Ansgar. Narratology or Narratologies? Taking Stock of Recent Developments, Critique and Modest Proposals for Future Usage of the Term [A]. Tom Kindt and Hans-Harald Müller. *What Is Narratology? Questions and Answer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a Theory* [C]. Berlin: De Gruyter, 2003: 240.

观经典叙事学中的叙事、叙事性、时间、空间和进程五个核心概念，因此我们主要讨论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六个转向：叙事转向、认知转向、伦理转向、意识形态转向、时间转向和空间转向。当然，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理论还出现了其他形式的转向。例如，弗雷德曼提出的跨国别转向等。在我们将要讨论的六个转向中，叙事转向成为当代叙事理论发展的一条核心脉络，包含了内外两层转向，即非自然转向和跨媒介转向，对应于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非自然叙事理论和跨媒介叙事理论两个轴端。认知转向对应于认知叙事理论，伦理转向对应于修辞叙事理论、意识形态转向对应于女性主义叙事理论。这些不同的转向在自身不断深入拓展的同时，彼此之间也相互渗透与融合、竞争与冲突。而时间转向和空间转向则是贯穿叙事理论发展脉络的两个主要的宏观视角。下面我们先来探讨叙事转向的问题。

人文学科的叙事转向不是关注各类叙事的具体属性特征，而是关注叙事本身，将叙事本身作为人文研究的对象，关注何为故事、故事在哪里发生、故事如何发生、故事有何功能以及故事发生在谁身上。这便是经典叙事学的聚焦所在。而经典叙事学之外的叙事转向主要体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叙事理论开始殖民新的思维领域和探究模式。这些领域包括政治科学、法律、历史，甚至医学。也就是说，叙事转向跨越了不同的学科和媒介。在上述跨越学科和跨越媒介的不同领域内，叙事成为各种知识的生产方式。这一多层面的研究对象成为多个学科领域和研究语境的核心关注内容。这一“叙事转向”的动力始终离不开始于 20 世纪中晚期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叙事转向之后的叙事理论应该同时关注虚构和非虚构叙事，涉及更为广泛的叙述形式和传播这些叙事的多样化媒介形式。^① 还有学者对叙事理论的叙事转向重新进行了思考，认为这一转向包含三个连续的阶段：对叙事理论和研究的兴趣、将叙事探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以及作为一个明显的身份概念。这样一来，叙事转向并非包含一个固定不变的转向，而是包含不同的转向。这些转向具有不同的目标，对待叙事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依照此观点，叙事转向可以细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文学理论中的转向、紧随文学叙事学之后的历史编纂学领域内的转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科学内的转向以及更为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的叙事转向。就第一个阶段而言，近来有学者将文学理论内的叙事转向和小说中故

^① Kreiswirth, Martin. *Narrative Turn in the Humanities* [A].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C]. London: Routledge, 2005: 379, 382.

事讲述的复兴，或者说故事讲述的回归联系起来。这一联系把叙事的理论探讨和文学史领域内的叙事研究融合起来，为阐明叙事理论和叙事形式的发展历史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扇很好的窗口。

实际上，叙事转向也暗含了“叙事的旅行”这一隐喻。但我们并非要一味地为这一旅行满堂喝彩，而是要仔细分析新旧叙事语言之间的变化和两种叙事语言之间潜在的不可兼容性等问题。这些不同的形式包括从叙事理论到心理疗法的叙事实践的旅行、叙事和自传在不同“叙事转向”之间的旅行、从文学到历史编撰学再到社会科学的旅行、从文学到理论以及不同哲学派别之间的旅行、从叙事认识论到叙事本体论的旅行、从事实到虚构的旅行、从身体到故事讲述的旅行以及叙事的非自然旅行等。叙事的旅行方式固然变化多端，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叙事理论在文学叙事学、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发展历程。也就是说，不同的学科领域有其自身特有的观念传统。这是我们在进行叙事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过程中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将一个领域内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我们就需要关注这些不同领域内共有的核心概念，关注不同领域在核心概念理解上的差异与争鸣。

如前所述，叙事理论中的时空转向成为贯穿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理论的两个重要的宏观维度。时间或时间维度始终是某一叙事内最为重要的要素。事件的发生离不开时间，但时间不一定必须为过去，时间还可以是现在或未来。例如，克里认为通过分析未来性，我们可以检测一种“更为整合”的叙事理论的重要性。对叙事时间性的哲学分析也是我们对如何理解当代叙事理论发展趋势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即当代叙事学家需要回应后结构主义理论对叙事的结构主义方法所提出的挑战，提出一种处于后结构主义批判中心的时间转向理论。进一步来说，克里所关注的是虚构、理论和认知语境内的时间性理解可从惊讶哲学中找到其分析源泉。^① 同样在当代艺术中，过去变成了现在，也变成了将来，这就构成了当代艺术中的时间转向。文学文本内的“时间转向”主要发生在小说中。例如，当美国历史上传统的西部扩张达到其临界点时，或者说，当自由空间观枯竭时，就会出现对时间的过度关注。外部成为当代文学想象中的一个时间维度。换言之，对外部的探险不再是外层空间的旅行，而是

^① Currie, Mark. *The Unexpected; Narrative Temporali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urprise* [M].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3: 4–5.

要将时间理解为一种差异力量，借此可以形成我们当下个体或集体层面的主体性。这里我们只是简要介绍与时间转向相关的理论背景，有关叙事理论中的时间问题的详细讨论将在本书第四章进一步展开。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空间转向一直强调空间在理解人类及人类艺术品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转向使空间不再是一个中立的概念，不能离开空间所包容的物体，因此也无法躲避历史、政治和美学变化的影响。实际上，空间在文学批评中一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很难搞清楚从何处开始总结空间的意义。詹姆逊将空间转向视为区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莫莱蒂在其《欧洲小说地图：1800—1900》一书中也描绘了文学地理学的图景，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的空间建构以及城市空间如何变成叙事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莫莱蒂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韦斯特菲尔的地理批评。韦斯特菲尔主要关注中间地带、边界地带、杂糅空间以及边缘地带，这为后现代时期的空间思考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批评模式。文学和文学理论中的空间转向集中体现在由罗伯特·泰利主编的“地理批评和空间文学研究”系列丛书中。

就国别而言，德国研究中的空间转向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德国女性作家和空间转向：新视角》一书将空间研究、德国研究和女性书写联系起来，强调回归书面文字作为文化质询的初始之地。受地理学科的启发，空间理论家们开始将空间解读为一个由文化、社会和话语实践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复杂产物。在《空间转向：德国文学和视觉文化中的空间、地方和流动性》一书中，美国学者费舍尔和米奈尔认为空间阐释视角为研究德国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新的、隐形的见解。无独有偶，还有学者批判了德国空间与地方研究中的静态观。

叙事理论中空间转向的早期演变历史有四个方向可循：一是对许多叙事文体和结构的描述采用了空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和建筑中的意象，如詹姆斯的“小说之屋”的意象；二是弗兰克对现代文学作品中“空间形式”的探讨；三是巴赫金对“时空体”的探讨；四是法国哲学家庞迪和巴士拉对“体验空间”的理论探讨。^① 有关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的“空间转向”和“空间本体”问题，本书第五章将予以详细阐述。

^① Buchholz, Sabine & Manfred Jahn. Space in Narrative [A]. 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 Marie-Laure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C]. London: Routledge, 2005: 551.

文学研究中的认知转向主要关注虚构作品中人物的思维和读者的思维，也就是要呈现故事世界内人物的认知过程以及读者理解叙事作品的认知过程。从认知叙事理论的角度来看，思维的运作还离不开故事世界的建构与产生。这一维度与赫尔曼所阐述的空间化过程或故事世界的认知建构过程不谋而合。这一认知转向直接影响了叙事研究的诸多方法，包括认知叙事研究、文学的实证研究等。文学叙事学领域的认知转向与跨学科叙事研究的涌现使我们把叙事建构和叙事理解视为两种有所区别但在结构上有相互关系的意义生成活动。这一认知转向和叙事转向联合起来使叙事理论变成其他学科偏爱的合作伙伴，强化了叙事研究的实证基础，也加强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这些学科包括人工智能、话语心理学、进化生物学、思维哲学、认知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等。叙事理论中的第一波认知转向主要从认知科学中汲取养分，第二波认知转向则更加意识到文学叙事的独特性及其对认知研究的潜在价值，即更加清楚地看到文学叙事研究如何丰富思维研究。

伦理问题在芝加哥学派，尤其是费伦和申丹的修辞叙事方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强调叙事伦理价值的重要性的同时，修辞叙事方法并非将叙事视为意义由隐含作者、叙述者到读者的单项流动，而是关注在叙事交流的过程中，隐含作者、叙述者、读者所承载的伦理责任。这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中的伦理转向，具体包括几个部分重叠的发展方向：从伦理哲学的视角阐释叙事性和叙事文学、从叙事学自身反思小说与伦理的关系和更多的关注虚构作品中的伦理问题，例如，他者性、自我身份的塑造、价值、责任和暴力等。这一伦理转向使读者有机会做出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进而提高我们的阐释能力和阅读能力。伦理阅读并非一味地顺从某一文本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要公平对待文本所提供的立场。

费伦认为，文学研究中的伦理转向与文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首先，伦理转向是在德曼的战时写作被揭发之后，对耶鲁解构主义学派形式主义观的部分回应。其次，伦理转向与女性主义批评和理论、怪异批评和理论等尽管有所区别，但彼此可以兼容。这些批评模式都承载了一系列的伦理-政治责任。最后，叙事研究领域的伦理转向也越发关注不同学科之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叙事的用途。这样看来，米勒的《阅读的伦理》旨在表达耶鲁解构主义派别的形式关注与伦理学转向之间的联系。对米勒而言，伦理学成为解构的另外一种形式，证实了解构主义语言不确定论的效力和局限性。叙事能够为伦理问题和伦理推断提供厚描，纳斯鲍姆对这一现象的哲学探究则体现了对叙事的跨